

情愛浪漫小說

KISMET® *Romances*

花綻放

Love In Bloom



[美]卡伦·罗斯·史密斯/著 刘豫君 柳明/译

KAREN ROSE SMITH



I 712-4

333

花绽放

[美]卡伦·罗斯·史密斯/著 刘豫君 柳明/译



漓江出版社 出版

迈托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协办

AL280/05

(桂)新登字03号

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
(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3年版译出

花 绽 放

[美]卡伦·罗斯·史密斯 著

刘豫君 柳 明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15,000

1995年5月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册

ISBN 7—5407—1691—6/I·1088

定价: 7.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2)
第三章		(39)
第四章		(62)
第五章		(74)
第六章		(92)
第七章		(106)
第八章		(123)
第九章		(143)
第十章		(161)
第十一章		(182)
第十二章		(202)
第十三章		(221)
第十四章		(241)
后 记		(257)

第一章

微风将佩吉·康拉德的齐下巴长的棕色头发吹到她的脸颊上，此刻她站在一条砂砾小道上自己的汽车旁边。她的眼光无法从一个身材绝佳、正在他房后的草坪上除草的男子身上移开。他看上去绝对不像一个出过事故的人。

他驾驶除草机的时候，身上的汗使他的衬衣贴在身上，衬出他身体的轮廓。他穿的方格棉布衬衣在胸前敞着，随风一阵阵飘到身后，那壮实的古铜色胸膛也随之一阵阵地诱惑着她——

突然间，一只毛茸茸、黑黄色的动物也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猛然跳起将佩吉推倒在车上。她还没来得及喊出来，忙将双手抬起护住脸。一幅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迅速掠过脑际。那是一幅南非大草原上成群的狮子在游荡的场景，它们正在猎寻下一顿美餐。她的双手在发抖，她的整个身体也颤抖着，双腿似乎已支撑不住……

一个湿乎乎的舌头舔了舔她的下巴。她松了一口气，狮子是不会舔她的脸的。

“谢普，快下去。”

佩吉从指缝里瞥了一眼。

这只狗的耳朵高高耸起，它的两只前爪还在她的肩上，却不再舔她，而是将头扬起转向那位壮汉。

因为生怕突然的活动会使狗的亲热变成抓咬，佩吉一动不动地站着，连呼吸都非常小心。这时，除草机的嗡嗡声停了下来，另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谢普，嘿，放开她。”

那狗挪到一旁，卧在佩吉的脚前。她这才又闭上了眼，深深地、颤颤地松出一口气。

“你没事儿吧？”

佩吉以为自己狂跳的脉搏已经恢复正常了，但当她看清眼前的景象时，脉搏顿时又加快了。风把克雷·雷诺兹的敞开的衬衣吹得啪啪作响，一个硬实、肌肉发达、汗毛浓密的胸脯遮住了她的视线。这可不是她想象中的他们会面的方式。

他走过来向她伸出手，她这才意识到她还倒在汽车上。她不由自主地伸手抓住他。他又高又壮。她感觉到热和他手上的老茧，这样近距离地看着他时，一种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

他浓密的头发乱蓬蓬的，好像他对时髦的发型根本不感兴趣。可它与他那坚实的下巴和高高的颧骨配在一起，却显得异常迷人。他的脸上有很深的皱纹，让人感觉他总能干成他想要干的事情，并铲除他

道路上的任何障碍。

还很少有让她看第二眼的男人。在同她父母一起游历和工作过的国度里，同当地人过深交往一直是个文化上的禁忌。在美国上医学院的时候，她又太忙，顾不上过多地去看谁，去关心谁。而克雷·雷诺兹那双犀利的绿色眼睛使她不得不看一眼，再看一眼。

“你没事儿吧？”他重复了一遍。

她这才又吸了一口气，闻了闻新整理过的草坪和这个男人的气味。“我很好，不过它把我吓了一跳。”

“我很抱歉，它可能把你吓坏了，它只是跟你亲热过了头，不会伤害人的。噢，对了，我叫克雷·雷诺兹。”他松开了抓住她手的手。

因为害怕，她的双膝还有点发颤，至少她以为是出于害怕，“佩吉·康拉德。在多克·詹森医生休养期间我将接替他的工作。”

那条德国牧羊犬突然卧倒在她的脚下，并翻过身来，好让她给它搔搔肚皮。她弯下腰，轻梳着那柔软的皮毛。狗的爪子又向外伸了伸。佩吉笑了，这笑声着实让她吃了一惊。在非洲，可以让她笑的事儿实在不多。

“它已经得到了它想要的，它跟女人打交道总是很有技巧。”克雷带着狡黠的口吻说道。

在英国寄宿学校接受的教育给她留下了一个缺点，特别是在同一个美国男人在一起很随便的场合；

这一点她在医学院时就发现了。

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克雷的话，就拍了拍牧羊狗的肚子，站直身子，将双手插进牛仔褲口袋里。“把她们撞倒，再拜倒在她们脚下？听起来很像是一种部落交配方式。”

“多克医生对我讲起过你。”克雷以一种男性特有的审视眼光把她打量了一下。“他说你离开了美国几年，我不知道你是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开始给多克的草坪除草的时候，你还没在这儿呢。”

佩吉对克雷端详的眼光感到有些不自在，尽管那眼光是欣赏性的，并不带嘲讽的意味。她朝他的家望去，一幢上下两层的农舍，像是几十年的老房子，却看上去很坚固，维修得很好。“有时候我得在诊所干到晚上，詹森医生很想能自己干院子里的活儿。”

克雷从皮带环扣里勾起拇指。“他会很快回到院子里来的。多克是只固执的老鸟，我料定他会来料理他的蝴蝶花，再把他的玫瑰拿到今年夏末的花展上去的。”

克雷是佩吉遇到的第一个不认为多克医生会躺上几个月的人。“我想劝他别干得太多，这一点对刚做过手术两个月的人来说很重要，但几星期后他会能干更多的活儿。”

克雷笑了笑。“进屋来吧，我的冰箱里有冰茶。”

“冰茶听起来确实不错。”佩吉对克雷的友好很是感激，这会使她的请求容易一些。她回到美国两个月来，在兰利到处看到的是友善和欢迎的表示。多克

曾多次告诉她在马里兰州的这个地区是以此著称的。

走过门前的花圃时，她停下来闻了一下风信子，然后又弯下腰，不无羡慕地摸着水仙花的花瓣。“这种花真美，前面那些是屈曲花，对吗？”

“你对花挺内行。”

她又笑了起来。“既然认识多克，怎么会不懂花呢？实际上我来这儿以后就发现我实在喜欢在他的花园里干活。我在前面培植了两个花园，它们夏秋两季就会开花。在花园里挖土，让太阳晒在头发上，总是有种令人安慰的感觉。”

克雷将他的一只穿靴子的脚斜踏在门口第一级台阶的边沿上，手放在栏杆上。“你认识多克有多久了？”

“可以说生下来就认识他，他和我父亲是医学院时的朋友，他一直既像我叔父，又像是我祖父。”她可不是到这里谈自己身世来的，她是为了一个病人来向克雷求助的。她又贪婪地嗅了嗅风信子的香味，说道，“我喜欢五月初这个季节，花园里总是生气勃勃。”

“春天得到了再生。”

他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他亲身经历了一次再生一样。她看着他那一双目光平静的绿眼睛，想到了自己也需要一个新的开端——这就是她来兰利的原因。

他们走进了这幢古老的农舍，一股凉气迎面扑来，里面的房屋好像都刚被粉刷过，佩吉疑惑着这活

是否是克雷自己干的。

她跟随他穿过一间起居室——里面有石砌壁炉，纳瓦霍地毯和蓝色家俱——来到一间乡下式的大厨房。栎木酒柜和粉红色长柜增强了由洗涤槽上方两扇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所带来的温暖色调。

她用手指掠过一张栎木椅的靠背，这是一张圆桌周围摆放的几把栎木椅中的一把。“这椅子的活儿做得真漂亮。”

“这些都是我在威斯敏斯特的一个熟人给做的，全是手工制做的。”他指了指长柜后面的酒柜，这酒柜将厨房里干活的空间与吃饭的空间分隔开。“杯子在那里面。”

打开一个陌生人的酒柜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令人感到陌生。她已经习惯了收拾行李，又一次启程，然后是在某个村落住上一小段时间，经常随便地使用只要是方便到手的東西。她拿了两只玻璃杯，把它们放到长柜上。

当克雷往杯子里倒冰茶的时候，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接过他递过来的杯子啜饮着，并极力强迫自己将思想集中到她来这里的目的上。

她来到桌边坐下，牧羊犬走过来卧在了她的脚边。“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吧。”

“这么说你来这里还不只是出于友情？”克雷的绿色眼睛闪闪发亮，使她心荡神驰。

他是在故意挑逗她吗？她试探地笑了笑。“不

完全是，我是来求你帮个忙的。”

“是多克的房子又要我帮忙吗？我知道他的房子周围有那么多树却只有一个雨水槽，毛病经常出在这里。”

她喜欢多克那个在树林中的木房子的家。“不，不是多克的事儿。我很关心他的一个病人，本·霍肯史密斯。”

克雷没有表示认识他。

“大约五个月前他遭到一起车祸，他正在高速公路上骑着自行车，一辆汽车撞上了他。”

只见克雷的目光中那闪烁的幽默感忽然消失了，目光变得模糊起来。她无法从中看出他是否听说过这次事故，他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等着她继续往下说。

“本为此痛不欲生，他才17岁，就要获得橄榄球奖金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他已看过专科医生，现在只剩下理疗了，所以他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你和多克这里？”

“是的，实际上现在本的情况很好。感谢上帝，幸亏他戴了头盔。”

克雷的下腭抽搐了一下，他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体。

“但他的左腿还很弱，还得用一根拐杖。我们希望他再过一两个月就不再用它了。”

牧羊犬在佩吉的腿上蹭了蹭鼻子。她轻轻地拍了拍它的头，但那狗并不满足于这点注意力。于是它

站起来跳到克雷身上坐了下来，克雷搔搔牧羊犬的脖子，把手放在它的背上来回抚摩着。

看到克雷没有提任何问题，佩吉继续说道：“本的态度还很恶劣，他还在钻‘为什么让我碰上’的牛角尖，我试过同他谈话，鼓励他，用话激他，都无济于事。我同多克谈了这些情况，他建议我来见见你。”

克雷站起身，把椅子往后推了推，走到长柜跟前去取冰茶壶，而他自己的杯子还是半满着。“多克怎么会认为我能帮助……本，对吧？”

她点了点头等待着，希望克雷重新坐下来。

可他并没有坐，他给自己的杯子倒满后又放下冰茶壶，然后身子斜靠在长柜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前面。此时厨房里静得只能听到墙上那只陶瓷挂钟发出的嘀嗒声。

佩吉把杯子推到一边，并没有领会他的暗示。“多克告诉我说你几年前也遇上了一次事故，但你终于战胜了残疾。我想让你去同本谈谈。”

克雷沉吟了片刻，“我看这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又不是专家。不是有专门帮助残疾人的专家和顾问吗？多克还会知道很多好人的名字，即使不在兰利，或许就在巴尔的摩。”

佩吉双手向下摆了摆，作出“别往下说”的手势，开口说道：“但你亲身经历过。”她并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儿，但那一定是很严重的事，才使得多克建议让他去同本谈谈。

克雷摇了摇头，“我觉得我经历过的和这年轻

人经历的不是一回事儿。”

这一次她用医生的眼光扫视了一下他的全身，除了惊人的健壮外，她什么也没看出来。“多克并没有告诉我详细情况，不过你显然已经从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中恢复过来了。”

他把搭在一起的双腿分开，离开了长柜。“看起来是这样，对吧？”

“难道实际上不是吗？”

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并不是所有的伤痕都能看得见的。”

“我懂了，所以我想让你跟本谈谈。”

“不。”

仅仅一瞬间，她从克雷的眼睛里看到了一闪而过的痛苦的神情。什么样的痛苦，她看不出来。“到底怎么了？”她轻声问道，“是听不见声音吗？”她站起来走近他，她猜想他可能会说出一连串儿的“不”。她也同样猜想到了，与他只有一英尺的距离，会令她怦然心跳。“你为什么就不能同他谈谈呢？”

“我35岁了，而他才17岁，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也是从十几岁过来的，你肯定会记得——”

克雷背转过身去，把冰茶壶放在冰箱里，这暗示了他对她的友好态度已告结束。“康拉德医生，我相信你那么聪明，肯定能找到一个能帮助过男孩的人——真正地帮助他，而我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等到克雷转过脸来她才说道：“你不想再考虑考虑吗？”

他的目光直视着她：“没什么好考虑的。那么，请原谅，我的后院还没除草呢。我送你上车。”

克雷站在门口，看着佩吉·康拉德的蓝色小汽车缓缓启动，从砂砾小道上驶向公路。看来她要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司机，要么就是不太会开机动车。她还算是个美人儿，不过她并不高傲，不是那种让他不愿第二次打交道的女人。

至少他的妹妹特里茜常常就是这样对他说的。但此刻，他想的并不是他的妹妹，而是康拉德医生。

她至少有五英尺十英寸高，但从她的外表看不出到底有多高。她从不含胸驼背，正因为此，她的乳房使她的蓝色牛津衫高高隆起。他很欣赏她身体的线条。

她的衣服似乎有点儿不伦不类——蓝色衬衫，蓝色牛仔裤，网球鞋，看上去穿起来很舒服，似乎已穿了好长时间似的。这属于那种习惯于混穿衣服的人的打扮。他出神地想着。他有理由掩饰自己，却又对别人的掩饰感到好奇。

当他想捕捉那十年来变得越来越清晰的记忆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他把手伸向佩吉那一瞬间的情景。他第一次看到那双蓝眼睛。那深深的、神秘的蓝色极富戏剧性。她的棕色直发略弯向脸颊，突出了她那鹅蛋脸型。她的口音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他想使自己相信，他胸口发紧是因为她建议他

同本·霍肯史密斯谈话，而不是由于男女之间的吸引力的缘故。但他已过了对自己撒谎的年龄。

牧羊犬在他身边低鸣了一声。克雷蹲下身来，绕着它的脖子搔抓着。“我希望能够帮助她。”

这只德国牧羊犬在克雷的手上来回蹭着。

克雷将他的生活经历像拼积木那样一点点地拼接起来。那次事故后的三年残疾生活是对他的所有忍耐力的严峻考验。他刚刚度过的七年中，在兰利他明白了他也可以过上没有疑问、没有歧视、没有冷眼的正常人的生活。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往后看。

本·霍肯史密斯可能会使他重新体验到巨痛的滋味。

佩吉的声音在他头脑中回响着：“你也是从十几岁过来的，你肯定会记得——”

他祈祷上帝但愿他能，但他不会的。

“我不懂他为什么不愿帮忙。”佩吉走进多克医生的起居室，她还没有完全从与克雷的会面中平静下来。使她不平静的不只是他拒绝去见本，这个男人本身的某种东西对她的影响更大些。

多克医生把手中正在阅读的医学杂志放到一边，又把他那龟壳眼镜推到头顶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想我应该先警告你一句，克雷是个保守的人，尽管他原来曾经异常活跃，可自从跨过那道界限后，他突然变得午夜般地安静。”

“可对他来说同本谈谈话很容易……”

“你怎么知道？”

她站在那块有多种颜色图案的地毯中央。“什么意思？”

“对克雷来说那可能很不容易。”

“到底他遇上了什么事儿？”

“我只知道事情的一部分，但这些事儿应该由他自己来说而不是我，可如果我告诉你那是一次攀岩事故，可不能算是泄露别人的隐私，他已经对好几个人那样说过。”

她来回地踱着步，“可他为什么不想帮助本呢？”她一生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学到她父母的医术以便给人治病，问题是她以前学到的医术并不高明，她不想在本身上失败，但她知道她需要帮助。

多克医生推了一下躺椅上的控制杆，将脚踏板放低了一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父母那样大公无私的，有些人不会把自己献身于探索怎样帮助别人上的。”

“克雷·雷诺兹是个自私的人吗？”

“我并没有那样说。有时候我们的健康，不论身体的还是头脑的，还需要我们先为自己着想。”

“我想我当初来到这里的时候想到的是我自己。”我坦率地说。

多克医生做了个鬼脸，“接替我的工作可不是自私。”

佩吉叹了口气，坐到沙发上的软垫上。她用手指轻轻地来回摸着胳膊上画的雉鸟图案，“在埃塞俄

比亚我彻底失败了，这是让人很难正视的现实。我是个医生，我应该能够应付——”

“饥饿和贫穷吗？那些死于营养不良的婴儿吗？而且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应付下去吗？而你已在那里呆了三年，佩吉，而且从没中断过。你当时是否认为你可以不顾自己物质上的需求和精神上的健康，而不会失败呢？”

“我母亲就没有失败。”在佩吉的记忆中母亲确实从没有表现出软弱过。

“啊，你母亲，你认为她是圣贤。也许她是，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圣贤的。”

多克以前从没有以这样的口吻说过话，这令佩吉感到十分惊讶，“似乎你并不同意我的话。”

老人的目光中充满了忧伤，“不是我不同意你的话。你的孩子时代就不是在那个环境中度过的，你的少女时代也不是，而是在一所寄宿学校。如果你的父亲当初能时常休息一段时间，他今天也许还活着。”

佩吉已习惯于为她所崇拜的两个人辩护，她轻声答道：“我们有假期可以得到休养，我们每年回美国一次呢。”

“可即使你和你的父母回到这里，他们也是在计划和安排他们的时间，这不能算假期，佩吉。”

“他们是在追求他们的梦想——治好全世界的病人，直到今天，母亲仍怀着这样的梦想。”

“可这也是你的梦吗？”